

被枪毙的内幕新闻

〔美〕阿诺·博什格拉夫 著
〔英〕罗 伯 特·莫 斯

尤 颢 费立志 李 森 译
周水玉 胡思旅 谢榕津

世界知识出版社

Arnaud de Borchgrave Robert Moss

THE SPIKE

Crown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1980

据纽约克朗出版公司 1980 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孙 政

被枪毙的内幕新闻

〔美〕阿诺·博什格拉夫 著
〔英〕罗 伯 特·莫 斯

尤 颢 费立志 李 森 译
周水玉 胡思旅 谢榕津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31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32毫米 32开本 印张：14.75 字数：327,000

1981年9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176,000—245,000

书号：3003·1631 定价：1.90元

目 录

1967年5月.....	(1)
巴黎 1967年夏.....	(19)
越南 1968年.....	(91)
莫斯科.....	(154)
纽约 1969年夏.....	(171)
华盛顿 1974—1975年.....	(180)
华盛顿——纽约 1975—1976年.....	(220)
阿姆斯特丹.....	(246)
罗马.....	(256)
巴黎.....	(270)
汉堡.....	(290)
纽约.....	(311)
华盛顿, 最近的将来.....	(329)
日内瓦.....	(346)
华盛顿.....	(368)
东格林斯特德——埃夫勒.....	(391)
华盛顿.....	(405)
纽约——华盛顿.....	(453)

1967年5月

鲍勃·霍克尼站在斯普劳尔广场中心，被一群紧紧地围着他的学生挤到了大钟楼底下。他两眼盯着空中的直升飞机，它正好把太阳遮住了，象一只就要落到他们头上的大绿豆蝇。

广场的另一端，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汤姆·弗拉克正神经质地学生会堂外面宽阔的台阶上跳来蹦去，极力使大家在直升飞机旋翼的嗡嗡声中能听到他的讲话。弗拉克是伯克利校园里一个激进主义的头头。他为协助占领一块空地出谋划策，并把它辟为“人民公园”，也就是嬉皮士可以在这里演奏音乐、种植北美大麻和幽会的开放场所。学校当局试图收回这块地方，在周围设置了防风篱笆，但弗拉克和他的朋友们把篱笆推倒了。州长不得不派来了国民警卫队、坦克车和直升飞机。汤姆·弗拉克有对付国民警卫队的办法。他让女学生们在示威的时候向国民警卫队分发桔子以示友好，这些桔子里事先都注射了迷幻药。

这时，在第一架直升飞机的上方又出现了两架直升飞机。汤姆·弗拉克中断了讲演，并向直升飞机挥舞拳头。他当时正在发表讲演，说这所大学由于指望五角大楼及中央情报局的补贴，已被国防机构所操纵了。

鲍勃·霍克尼是一位身材修长、面貌英俊的政治系学生，廿二岁。对于弗拉克的讲话，他大部分都同意。他用手拢了一下长而卷曲的深色头发。据他所知，教他的一位教授参与

了一项由中央情报局提供经费的研究计划，研究过度拥挤的城市对现代社会的影响。这位教授有时还向他班上的学生津津有味地讲老鼠城最近发生的骚乱。这个老鼠城是他在一个专门的实验室里设计的。老鼠被他赶进越来越小的笼子里，因而出现了精神病的症状：乱跳乱闹，互相打架，最后发展到互相噬咬。米洛拉德·扬柯维奇教授似乎深信不疑：他培养的老鼠与二十世纪的人类，两者的表现是极为相似的。

三架直升飞机以三角形的编队在人们头顶上盘旋。

“他们想干什么？”站在霍克尼身旁的一位身材苗条的姑娘不安地问。直升飞机的机翼压下来的气流把她金黄色的长发吹到了霍克尼的嘴边和颊下。他戏弄地把她的头发整理好。

“州长以为我们是在越南呐，”霍克尼嘟囔着说。

汤姆·弗拉克仍在学生会堂前的台阶上，他感到有必要把他的队伍集合起来。

“嘿，嘿，约翰逊^①！”他对准了麦克风喊。扩音器有点毛病，但是人们听懂了他的话。

“你今天杀了多少个小孩？”学生们齐声喊。

霍克尼只是张了张嘴，但没有出声，因为他对喊口号感到很不自在。这就是他留在反战运动外围的原因之一。他参加了活动，但没有喊口号。就象他有时在海滨舞会上吸食北美大麻，但没有吸食最厉害的毒品一样。他所采取的保留态度使他的一些朋友感到很恼火。他们说他以“观看运动会的态度来对待革命”。有人请他暑假期间到古巴去砍甘蔗以支援卡斯特罗的革命，他也本着同样的精神予以拒绝了。霍克尼总

① 指美国总统约翰逊。——译者

觉得,把这种事情看得如此认真的人,实际上并不认真。

霍克尼看到离他最近的一架直升飞机上有一个国民警卫队员伸出双手,朝学生们投掷了小黑弹丸。霍克尼脑中一闪:多象苍蝇屎啊。刹那间,第一枚催泪弹在空中爆炸了,

一个姑娘的尖叫声压过了学生们喊口号的声音。

“我的上帝!”站在霍克尼身旁的金发姑娘叫了起来。“我们真是在越南了,州长在轰炸我们了!”

金发姑娘从他身边挤了过去,她想穿过人群挤到行政大楼斯普劳尔大厅去。但周围人群密密层层,水泄不通。她往前挪了几步就挤不动了。学生们为躲避催泪弹拥过来挤过去,朝各个方向乱跑,结果猛然一撞,又把这姑娘撞回到霍克尼的怀里来了。他跟着身子一仰,要不是后面有那堵软绵绵的人墙,他早就摔倒在地了。他伸手想去扶那姑娘,发现自己的手正搭在她丰满的乳房上。他们两人都笑了。

“大家保持冷静,”汤姆·弗拉克在扩音器里大声喊,“谁身上带着手绢,拿出来往上吐几口唾沫,捂住鼻子和嘴。如果没有手绢,就用你们的衬衣。这样可以少吸入些毒气。”

霍克尼的眼睛有点刺痛。那个姑娘的眼睛也红了,不断流泪,并开始咳嗽。他从绷在身上的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用舌头舔湿后捂在她的脸上。

“不要紧,”霍克尼说,“我今天早晨刷过牙。”

离开钟楼最远的学生都躲到学生会堂和自助食堂里去了,在广场中心的人群也逐渐疏散。霍克尼挽着姑娘的手,自己走在前面开路,拉着她向前挤,急急忙忙地向汤姆·弗拉克所在的方向走去。在他们头顶上,催泪瓦斯弹仍在不停地撒落下来。

“他们会走得更远,”霍克尼和姑娘开玩笑说:“下一次,州

长还会使用凝固汽油弹呢！”

汤姆·弗拉克又是激动，又是恼怒，他向队形散乱、越来越稀少的人群喊着战斗口号。看起来简直象在跳快步舞。

“胡、胡、胡志明！”弗拉克的声音象是在嚎叫。

这时霍克尼参加了这种不协调的合唱。现在已经不再是声援别人的问题，不仅是支持他那些反战的朋友们的问题了。州长对斯普劳尔广场的袭击已经是对他本人的冒犯。在走向学生会堂的半路上，他就开始在脑海里酝酿形容这个场面的生动语言，准备在下一期《伯克利铁蒺藜》杂志上发表。他认为，州长为镇压反战运动所采取的措施越野蛮，这个运动的发展就越迅速。美国的中产阶级决不容许别人象对待越南农民那样来对待他们自己的子弟。

在自助食堂里，汤姆·弗拉克的支持者们在用一桶桶的水和一捆捆的破布把自己武装起来。

“咱们离开这个地方吧，”霍克尼对姑娘说。这时她已经喝完了一瓶可口可乐，也不再咳嗽了。

他们开始向北区的那所老式棕色木瓦房子走去，这所房子座落在两边种有橡树和桉树的小街上。霍克尼和另外三名学生就住在这里。

第二次示威活动似乎又将在去德维内尔大厅的路上举行。德维内尔大厅是一所式样难看、形状很不规则的房子。霍克尼就在这里上政治学课。有二、三十个学生正在辱骂一位身穿深色衣服的人。霍克尼一眼就看出，这个前额两边歇了顶的、面容死板、嘴唇很薄的人，就是米洛拉德·扬柯维奇。

“这是我的教授，”他对姑娘说，“咱们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霍克尼为了参加示威活动，没有去上扬柯维奇关于冷战

起源的那堂课。他现在刚知道，这堂课也只上了一半，因为学生们一个个都溜到斯普劳尔广场去看热闹了，教室里只剩下了两个学生。扬柯维奇说，“我们不如也一块去吧！”虽然扬柯维奇是一个南斯拉夫移民，最近才加入美国籍，但他感到自豪的是在他身上没有那种反共的条件反射。他曾写过一本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最终将融合在一起的书。他还为总统写过一篇讲演稿，内容是说需要通过贸易来架设一座通向东方的桥梁。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学院的激进分子却把他看成是个斯特兰奇洛夫博士式的人物；他对此非常反感。他在私下里对人说，他认为越南战争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因为它分裂了美国。但在公开场合，他却拒绝谴责这场战争，认为这有碍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信誉。在他的某些学生看来，这恰恰证明了他的玩世不恭和伪善。扬柯维奇曾经考虑放弃教书生涯，专门致力于研究工作或当政府的顾问。据他看来，美国学生的问题在于他们一堂课还没有听就认为他们无所不晓了。

霍克尼注意到，每当扬柯维奇感到为难的时候，他那塞尔维亚的口音就会加重。现在，这位教授讲话的声音就象舞台上演的外国人。他在极力为自己辩解，但那些怀有敌意的群众却连声高喊“中央情报局”来打断他的每一句话。

“不，我不赞同州长所使用的方法，”扬柯维奇坚持说，“但是我也不赞同逼得当局在校园里使用催泪瓦斯。”

“你这个看法是中央情报局的看法吗？扬柯！”有人向他挑战。

“我不懂你们为什么对政府的补贴如此反感，”教授说，“如果没有政府给的钱，你们就受不到教育。”

“我们不认为中央情报局的洗脑筋是受教育。”还是那个

诘问者回答。

霍克尼厌恶地倾听着两个人的对答。指责扬柯维奇的人是有道理的。他认为国防机构的补助正在腐蚀这所学校，而且中央情报局的驻校人员曾向他本人试探过，企图收买他。但是辱骂教授并不是改变事情的办法，有时霍克尼对于他的同学们竟如此没有礼貌感到吃惊。他看到教授被围攻，有几个好斗的学生甚至对扬柯维奇推推搡搡。

“嘿，伙计们！”霍克尼喊道，“在电报大街那里有人同警察打起来了。”这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大型游行示威之后经常会有一场肆意捣乱的行动——在主要大街上放火烧垃圾箱——而这种行动通常会招致警察大批出动。折磨扬柯维奇的人开始走开了。

扬柯维奇松了一口气，同时又感到很窘，觉得自己丢了脸。他根本没有向霍克尼道谢，只是清了清嗓子说：“问题在于你的一些朋友认为自己已成为世界的主人了。”

“改变一下所有权倒也没有什么不可以，”霍克尼说，“再见！”

在北区的木瓦房子里，霍克尼打开了一瓶加利福尼亚红酒。那位金发女郎，正如他早已料到的，在性生活方面没有什么禁忌。他们经过一番亲昵后，仍躺在床上，一边吸烟，一边互相抚摸着。

“我忘了你刚才说你叫什么来着。”他脱口问道。

“反正我从来也不喜欢我的名字。”

霍克尼没有再追问。“你知道，”他严肃地说，“我们不能永远当学生。”

“我不知道，”她熄灭了香烟，做了一个亲热的动作，“我估计我考试不会及格。你将来准备干什么呢——我的意思是

说，你毕业以后？”

霍克尼紧闭双眼，脑子里出现了东海岸的另一个姑娘。同时他感觉到身边这位姑娘正用嘴唇和牙齿轻轻地在他身上蹭着。朱莉娅可从来没有这样干过。

“我想到处看看，并把所看到的写成文章，”他没有睁眼。他的这句话听起来似乎很温顺。他继续说：“汤姆·弗拉克把事情全都弄糟了，朝着国民警卫队撒尿或者在电报大街上捣乱都不能制止战争，也不能搞垮这个警察国家。你应该向人民去讲，把政府不让我们知道的事情讲给人民听。”

姑娘从床上爬起来骑在他身上。

“我要做个记者，”霍克尼宣称。他有点气喘吁吁了，但还想着他没讲完的那句话。

“我要做……啊……美国最伟大的记者，”他强调说。

“嗯……”姑娘的呻吟声与霍克尼所说的话毫无关系。

霍克尼毕业后两个星期了。坦南特·霍克尼海军上将正在书房里看电视，对他的独生子即将回家一事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他的妻子帕特里夏手里拿着一杯马提尼酒，把身子凑近他坐着的带扶手的皮软椅，重复地问着两周来不断向他提出的问题。海军上将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足球比分，妻子的问题没有使他转移哪怕一秒钟的注意力。

“鲍勃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

海军上将咕噜了两声。

“毕业典礼之后他也没有给我打电话。是因为那些反战激进分子的关系吗？是不是这件事在干扰他？”

“……嗯……”

婚后差不多三十年的生活使霍克尼海军上将懂得，同他

妻子之间的谈话用不着对答。她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回音箱。反正对于她所提的问题，他也无法作出使她满意的回答。他完全意识到他们夫妇与儿子之间已经有了裂痕，同时他也完全相信这不是他造成的。他没有用勉强让鲍勃去东海岸上学的办法来阻止他去伯克利大学。他们之间关于越南问题的谈话从来没有发展到争论的地步。当鲍勃提起越南问题时，海军上将对于他自己在五角大楼海军情报部工作是否道德，总是保持沉默，不予表态。霍克尼海军上将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他们这一代人已经无法控制下一代人，而他的儿子又是当前年轻人中颇为流行的政治情绪的俘虏。尽管如此，当他想到鲍勃在和那些焚烧应征入伍卡的人在一起游行时，他非常恼怒。这不是霍克尼家里的人干的事。

朱莉娅·卡明斯站在罗克伍德花园路一所宽敞的房子外边的走廊上。这是海军上将霍克尼调离驻巴黎海军武官职务之后回家居住的地方。她望着变成桔红色的落日正逐渐湮没在树林后面。夏末漫长的白昼消逝了，风又刮了起来。晚风拂动着朱莉娅浅绿色的裙裾，把裙子吹得飘了起来。她本来穿得单薄，这时更感到自己像赤身裸体一样。她的两臂交叉在微微隆起的乳房前面，抬起头，让金棕色的长发随风飘动。

朱莉娅已经十九岁了，但她的皮肤还象小孩子那样白润。她那娇嫩的鹅蛋脸上，长着一对深沉的深绿色的眼睛，这时正映着落日的余辉，闪烁着点点金黄色的光芒。而她微启的双唇似乎在期待着什么，似乎即将绽出留给罗伯特·霍克尼^①的微笑。

“他会来的，”她身后有一个声音说。那是朱莉娅的哥哥佩

① 即鲍勃：霍克尼。鲍勃是罗伯特的昵称。——译者

里·卡明斯。

“你要同鲍勃谈谈吗？”她问。

“当然，我要同他谈谈。”卡明斯觉得他在许多方面不仅是他小妹妹的大哥哥，也是鲍勃·霍克尼的大哥哥。卡明斯和霍克尼从小在一起长大，他们都是华盛顿官僚的后代——卡明斯的父亲在国务院工作；霍克尼的父亲在国防部工作；他们很少分开。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佩里比霍克尼大三岁，他从来不留长发，也从来没有参加过反战游行。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取得科学学位、每月领取薪金的成年人了，在五角大楼工作（这可能使鲍勃感到厌恶）。海军上将老霍克尼的办公室就在他下面两层。

卡明斯象是一个在期待着走进带有窗户的办公室^①去工作的政府小职员。他的头已经过早地秃顶，面色苍白，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要大一倍。他戴一副金丝眼镜，显出一副偏执的神气。

晚餐的座位早已摆好。这时，霍克尼那辆破旧的红色敞篷汽车在车道上吱地一声停了下来。霍克尼跳下了车。他的个子很高——几乎同海军上将一样，光着脚就有六英尺四英寸高，加利福尼亚的太阳把他晒黑了。

朱莉娅跑过来迎接他。“你身上还有些咸盐味，”温柔而长时间地亲吻之后，她透过气来轻声地说。

“你身上有茉莉花的香味，”霍克尼说。他的头在她的散发出芳香的脖颈上靠了一会儿。

霍克尼在想，同他在伯克利认识的姑娘们比起来，她显得多么娇弱。伯克利的那些姑娘在床上跳上跳下就象从游泳池

① 指高级职员的办公室。——译者

里跳进跳出一样自然。他的手臂轻轻搂住她的腰肢，把她带进屋里。

这次家宴一开始就不太吉利。海军上将妥善安排的餐桌上发生了一件过去从未发生过的小事。专门找来帮忙的霍克尼上将的勤务兵把汤洒在朱莉娅整洁的衣服上了。接着，帕特里夏·霍克尼在为她的浪荡公子回家而高兴得流泪时又把酒碰洒了。这位海军上将虽然对很多事情都能够容忍，却不能容忍餐桌上发生有失体统的事。在勤务兵把苏打水洒在朱莉娅衣服上和桌布上时，霍克尼从他父亲气愤的脸色回想起他小时候有一次由于说错话，被罚不准吃饭送回房间睡觉去了。

佩里·卡明斯打破了沉默，说：“你说说看，鲍勃，你改变主意了没有，还想当记者吗？”

“改变主意？正好相反，”霍克尼回答说，“我已经当上了记者，事实上下个月就要发表我的第一篇长文章了。”

“我想早点看到你的文章，”霍克尼夫人说：“这篇文章将在什么地方发表？”

“我怀疑你们是否看过这本杂志。”霍克尼打量着自己盘子里烤牛肉周围的肉汁。“杂志名叫《街垒》。”

“这杂志的名字可真怪，”海军上将也参与了谈话：“是本什么样的刊物啊？”

佩里·卡明斯来为霍克尼解围了。“我想它是一种，呃——，人们称之为承担义务的杂志。”他说：“主要在西海岸销售。”

“比起《伯克利铁蒺藜》来，它可前进了一大步，”霍克尼成心刺激他的父亲。因为他知道，他在《铁蒺藜》上发表的把国民警卫队形容成“纳粹的冲锋队员”的那篇文章，父亲是看过的。海军上将曾在给他的一封短信中拐弯抹角地提起过。

海军上将对于霍克尼在暗指伯克利学生报纸没有搭腔。
“你的文章写的是什么内容？”他问儿子。

“中央情报局。”

“这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题目，”海军上将评论道：“你想为中央情报局说些好话吗？”

“不多，”霍克尼说，“《街垒》对中央情报局不怎么感兴趣。在伯克利有个中央情报局的人想发展我，这使我产生了写这篇文章的念头。文章的内容主要是中央情报局怎样在校园里发展年轻人，并企图影响世界学生运动。”

“你能搜集到很多材料吗？”

“哦，是的，”霍克尼含糊地说。“令人惊讶的是，人们说话非常随便，特别是那些幻想破灭的、先前曾当过中央情报局雇员的人。他们这样随便是因为受了这场战争的影响。”

海军上将点点头。“确实是这样，”他表示同意：“越南战争使整个海军出现了一个纪律问题。”霍克尼上将不同于他在五角大楼的一些同事，他十分敏锐，他懂得在象美国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一旦发生了意见分歧，如果只强调要遵守人们已经不再尊重的纪律，意见是统一不起来的。但是，他对他的儿子探索这样一个题目很惊慌。这一点，在他后面的一句话中流露了出来。“这样看来，”他说，“你在《街垒》上发表的文章揭露了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和密探。”

“如果不这样写，文章就没有什么内容了。”

“我认为这很危险，鲍勃，”海军上将说话的声音很低沉。坐在桌子那头的佩里·卡明斯必须探过身去才能听见。“我希望你会想到，你这样做会断送许多人的前程，也可能使他们成为被暗杀的对象。”

霍克尼耸了耸肩，“如果这些人不准备冒这种风险，他们

本来可以选择别的职业嘛。我想，我们彼此是理解的，爸爸。因为你基本上也是干着同样的工作，你一定会维护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活动。我认为中央情报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我认为它也属于把我的朋友们弄到越南去送死的那个系统。”

霍克尼在生气，部分原因是感到内疚。他知道，由于他在中学踢足球时左膝受过重伤，他当然是可以免征入伍的。

海军上将举起双手，掌心向外。霍克尼非常熟悉父亲的习惯。他知道这个手势意味着不同意。“今晚我不同你争论越南问题，”父亲说，“不过，如果你想当一名好的记者，你就应该学会辨别事物。我有一些在中央情报局里工作的朋友，和你一样也反对越南战争。事实上，如果你到五角大楼去问问周围的人，你会发现那里许多人都认为中央情报局是个自由主义者集中的地方。我想，佩里能证明这一点。”

佩里·卡明斯点点头。

“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海军上将继续说，“因为我们都有权反对美国的政策。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想要维护我们的权利来反对那种不能容忍国内有不同的政见、并企图把他们的制度强加给别人的外部势力。”

“我猜想你是在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霍克尼插嘴说，他的语调中带有讽刺的味道。

“这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海军上将没有直接回答。他说：“我承认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千篇一律的。不过，如果你能够承认——我希望你现在还能够承认——我们这种人人都有批评自己政府的自由的社会制度和另外一种象共产主义那样由政府独裁一切的社会制度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你能不能承认我们有责任来保卫自己呢？保卫就包含着情报工作。事实上，情报工作是我们的第一线的保卫工作。”

“你的演说比总统的还好，爸爸。不过，如果你把你的逻辑再引伸一下，你就会以俄国人、中国人和北越人都这样为理由，得出中央情报局所做的一切都有道理的结论。既然你认为美国社会如此美好，那么你就有责任来保证这个社会按照自己公开宣称的价值观念来行事。但这并不等于去收买学生运动或新闻界，并不等于去暗杀第三世界的领导人，也不等于去干我们目前正在越南所干的罪恶勾当。”

勤务兵轻轻碰了一下小霍克尼的臂肘，“先生，你吃完了吗？”霍克尼摆了摆手，示意把他还没怎么动的盘子撤走。

霍克尼夫人抓住这个机会把谈话内容转到不那么富有政治性的题目上去。“我做了苹果松饼，鲍勃，”她说，“就是你最爱吃的那种。”

海军上将没有再回到论战中去。霍克尼觉察到后来在吃饭的过程中，父亲的眼睛一直在盯着他。但是他没有回看他父亲。他父亲这种通情达理的态度，使他感到很不安。霍克尼在伯克利的大多数朋友都认为五角大楼的高级将领们说话都是老一套，但是海军上将不然。要同说老一套话的人进行辩论倒还比较容易。

晚饭后，霍克尼说了声“对不起”，就穿过卧室到前廊去散步了。朱莉娅跟了出来。

室外，空气清新，使人感到很凉爽。她挽着他的手臂。月亮几乎要圆了，但霍克尼既不看月亮，也不看朱莉娅，只是凝视着罗克伍德花园路那边一片漆黑的丛林。

“吻我，”她说。他的动作比刚回家时更粗鲁更不温顺。“你要我吗？”她轻声地说。她需要他的拥抱，但即使如此，她也为自己这样直截了当感到吃惊。去年夏季以前朱莉娅还是个处女。事情发生在去年夏天，那是一个闷热的下午，她在长岛

南安普敦他父亲的一所房子附近，在沙丘堆里把自己的身子给了鲍勃·霍克尼。那时，她刚刚在纽约城外的萨拉·劳伦斯学院读完一年级，而他在伯克利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他俩是青梅竹马。那天下午之前，他们一直象兄妹一样。特别是因为霍克尼是个独生子。自从那年夏季之后，朱莉娅一直在等待着他。但是她意识到，今年夏天已不同于去年夏天。他嘴上说：“我当然要你！”但是，他的眼睛却望着远处。

虽然如此，他们还是挽着手臂一起散步，他们绕到那所房子后面的树丛中。朱莉娅把那件绿色衣服挂在树枝上，欠起一点身，躺在潮湿的土地上。霍克尼的思想又飞到那个金发被太阳晒浅了颜色、体格丰满的姑娘那里去了。这位姑娘是他在州长用催泪弹袭击斯普劳尔广场之后结识的。他和那个姑娘在一起时，也想到了朱莉娅。为什么他总是在一个地方却又想到另一个地方呢？

过后，他感到内疚，一跃而起，他甚至没有吻一下朱莉娅。她还没有扣好衣服钮扣，他就说：“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

“我知道，”她说，两眼看着她躺过的地方。

霍克尼用探询的眼光看着她，“我要出门去了。”他的手攀住一根树枝，树枝折断了。“那家杂志要派我到欧洲去，到巴黎去。”

“那太好了，”她说。她硬着头皮对待这个消息，因为这是他所希望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一段时间不能见面，也许要好几个月，我回来的时候，你也该回学院了。”

“那没关系，如果这是你所希望的话。”霍克尼又折断了一根树枝。她这样平静地对待这个消息使他恼怒。他原以为她会抱怨或者流泪的。但是，他自己却生起气来了。他指责